

匠心

叶森岚



打磨机……在老石匠眼前晃来晃去，溅起的花花模糊了他的双眼，“回去吧，回去吧……”叮当叮当的碰杯声像老厂长一声声劝退。他嘟囔着：“打了一辈子石，最后还是干不过自动化机器啊！”

老石匠赋闲在家，孙子成了他的开心果。他凿下青山上的石头雕刻成了各种迷你工艺品，陪着小石头玩起了过家家。从前抡锤、锻钢、切割，用的是力气制服一块块凹凸不平的巨石，如今花的是心思和耐力。一把滑

溜溜的小铁锤，几根尖利的铁錐，愣是把粗糙坚硬的石头坯料玩转得像豆腐块，篆刻雕花都不在话下。一笔一凿，铁划银钩，粉溅灰飞，钎尖过处，一件件小捣臼、小石磨、小碟盘、小狮子在院子里安了家。

石材厂里的采风团来到青山镇，一眼就被孩子们在院子里磨豆子、捣鼠麴草的童趣吸引了。这些古朴精致的小石艺就是孩子们最好的玩具，在千百万次的点击浏览中成了爆火“网红”。

老石匠的名声，像初涨的潮水蔓延海滩。整个青山镇的人人都知道了他的好手艺，上门请他打造石器的人也多了？他却一一婉拒，只低头头磨石头，“手工打磨的石头才有灵魂。”这话说来人听，又仿佛说给自己听。“你只是个石匠，你以为你是艺术家？”老伴儿给他泼凉水，他也没有恼。

夕阳下，老石匠手里的锤子不紧不慢在小石坯上撞击出叮当叮当的脆鸣，如玉落银盘。

一书一世界——读《岛上书店》

黄颖

《岛上书店》是美国作家加·泽文的第八本小说。该书在2014年以史无前例的最高票数，获选美国独立书商选书第一名。

书中主人公A.J.费克里，人近中年，在一座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经营着一家生意萧条的书店。命运从未眷顾过他，爱妻去世，书店危机，就连唯一值钱的宝贝也遭窃。他的人生陷入僵局，他的内心沦为荒岛。此时，出版社的图书销售阿米莉娅，还有一位爱书的两岁小女孩来到了书店，从此费克里的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小说分为上下两部，书中的章节标题均为短篇小说题目，以主人公费克里的阅读手记作为章节的导引。比如以罗尔德·达尔的短篇小说《待宰的羔羊》为引叙写了主人公妻子的意外去世。以美国作家布赖特·哈特《咆哮的幸运儿》讲述了费克里遇见弃婴“玛雅”，并收养了她。

在这家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在这家濒临倒闭的书店里，与书店有关的人和事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因为书店，主人公遇见了玛雅

并收养了她。玛雅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在一个有书本的地方长大，“我想让她长大后爱读书，想让她在一个有书本的地方长大，周围是关心这些事物的人”。

因为书店，因为玛雅，这个不近人情、冷漠、不会表达爱的男人开始学着怎么照顾一个两岁的婴儿。他在书店里上架了很多的童书，因为玛雅喜欢读。他又购入了爱情书籍，一些“没有用”的杂志，因为他需要小镇上的女人告诉他怎么照顾一个两岁的小女孩。

在照顾出水痘的玛雅时，认真地读了女图书销售阿米莉娅四年前推荐的书籍《迟暮花开》，他给阿米莉娅打了电话，两人再续前缘。费克里变成了一个好爸爸、好丈夫、一个温暖的人。而两人刚刚认识的时候他言语刻薄又尖酸，几句话的功夫就把阿米莉娅骂哭了。

而本来是弃婴的玛雅，有了一个温暖的家，而且即将成为一名小说家。可爱的警察兰比亚斯娶到了高中时的女神，成为“警察精选”阅读小组主持，退休后用退休金接收了“小岛书店”。而他本来是想着买一条船

温婉儒雅亦吾师

贺彦豪

年八十七岁，一条黑色的长裤搭配黑色针织上衣，胸前缀一朵小红花，真穿出了教师的气质。她坐在眼前，我们的目光与之交汇时，她总是一脸慈祥的笑容，和蔼可亲，脸上虽有点老人斑，但走路还是轻捷，她住在小区的五楼，每天上下楼买菜购物，觉得也不太辛苦。她的谈吐举止，还是当年做教师的模样。

记忆中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吴春花从南安师范毕业后，便来到水头中心小学执教鞭，当时面对60多名没上过幼儿园的小学生，她心里忐忑不安，但想到身为教师的责任，便豁出去了！早上上课，讲台前站久了腰酸疼痛；晚上备课，半夜灯下仍看见她伏案批改作业，孜孜不倦的身影。她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教书育人，不改初心，而今早已桃李满天下。

改革开放初期，吴春花老师以电教公开课的教学方法，使所教班级学习的成绩在学区和县统考中名列榜首，被誉为县城南北两朵小学“教育名花”之一，她所教的学生获奖的事例很多，1980年，吴凯章同学获学生作文比赛第一名；1981年，婉瑜同学获学区作文比赛第一名；1984年，王思颖同学获学区作文比赛第一名；1985年，彤彤同学获查字典比赛第一名……不胜枚举。

吴春花老师一生教育成果丰硕，有口皆碑。1997年，她正式告别

车子在蜿蜒的山路上颠簸，老汉一脸落寞地望着车窗外，紧锁的眉头像远处层峦叠嶂的山峰，萦绕着愁云暮霭。他的脚下搁着一个板扎蔑篮子，里面装着锤子、铁錐，他的双手黝黑、粗糙，长满了老茧，指甲缝里还残留着些许灰白的石粉。看得出来，这是一位打石匠。他乘坐的这趟公交车，正从石材厂开往青山镇，那里是他的老家。

几个小时后，老石匠看到了他的孙子小石头。小石头正蹲在家门口玩泥巴，惊喜地唤着“爷爷，爷爷”。跑过来以后，他搓了搓小石头的脸蛋，久违的笑容把脸上的皱纹挤成了山核桃。他从工具篮里掏出了一个石头做的指尖陀螺，陀螺在手指头上快速地转动起来，小石头开心地拿着陀螺跟小伙伴们炫耀去了。

老石匠这才走进屋里，叫了老伴儿一声：“我回来了。”老伴儿应声从厨房里出来，手擦了擦身上的围裙说：“知道你要回来，这退休了是好事，晚上约几个亲戚一起吃饭。”老石匠没吭声，默默地拾掇他的工具篮：大锤、二锤、扁槌、平槌、尖槌、长槌、短槌，还有划线的钢尺和弹线用的墨斗。除了开山大锤，撬石头钢钎不能放进去，其他工具都在，很沉。

饭桌上，老石匠一杯一杯地喝闷酒，仿佛这一桌的热闹都与他无关。亲戚们只当他是一路坐车乏了，由着他喝去。桌上一盘盘菜肴像石材厂里那些空压机、冲击机、切割机、火割机、

青春絮语

赖艺鸿

我感受着，我的生活正在悄悄发生变化，有些东西正慢着脚步向我走近，让我不动声色地老去了。小小的身体装着大大的道理，安静却更有力量。

生活提醒我该成熟，时间却告诉我还年轻。于是，我便如此停留在了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

我时常想，像我这样的人，会有多少。这种看似与周围的和睦相处，和偶尔感受到与世界格格不入的一种生活状态。于是，我便将这样的生活定义为我的“老年生活”。看着周围的同龄人抑或是高中生朝气蓬勃，像打了鸡血一样去生活的模样，总会觉得那样的生活于我并不遥远，似乎只是昨天刚发生的事。想来高中时代离我也没太远，却使我在这段时间里迅速沉淀了下来。

但我知道，我依旧热爱生活，只是从浓烈变得悄无声息；只是将张扬在外的梦想悄悄地、谨慎地收藏了起来。并不是不努力了，而是不露声色地默默去做。

以前有什么想实现的愿望，总是要大张旗鼓地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你在努力，仿佛要是没人知道就会感到自己的努力毫无意义；而现在，有些表演可以没有观众，有些梦想是不需要别人见证的。有些时候世界是你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干系。

我愿意过着我的“老年生活”，相比起新鲜感更爱怀旧，不紧不慢寻找生活的意义，珍惜现在拥有而又能憧憬未来。我喜欢这样从容不迫，随遇而安的自己。如果你拥有这样的内心，请你珍惜，因为它来之不易。这样的安静，是要到一定年龄才能领会的好。你要相信，平静的生活里也能开出花儿。

也许有人会认为年轻人就应该充满动力，乘着满腔的热情去奋斗，才不枉费今天的时间。可是，慢慢地便会发现，没有人能这样每天充满干劲地去生活。或许开始会觉得自己的人生都变得充实，但心会疲倦，思想也会累。正如绷紧的橡皮筋久了就会松弛，远不如自然状态下来得持久。

人也是一样，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试着找一些能令自己感到放松的爱好，当你累了，便会发觉这时还拥有这些是多么值得庆祝的一件事。现在的年轻人总是多一些浮躁，少一些冷静；多一些莽撞，少一些思考。你看，时光睡了，我们该长大了。虽然我们依然年轻，却不应该随心所欲地去生活了。可以随心，但不应随心所欲。

我有一个小世界，那是我的秘密，在那里我过着我的“老年生活”。静听花开花落，坐看云卷云舒。

人生之秋

周紫红

春之新生，夏之繁盛，总是容易让人忘却了盛而转衰是大自然的规律，也是每个人一生的规律。

人到中年，就像闽南的秋天，看似依旧艳阳高照，依旧树木葱茏，没有丝毫的肃杀，没有丝毫的萧条。但是，晨昏的风，明显凉了，秋天的晨曦和夕晖也不再像夏日那样明炽灼人，而开始带着一丝丝孱弱，一丝丝黯淡。

似乎是转瞬间，人生之秋就到了。似乎风华依旧，似乎力壮如常，但明显就觉得底气不足了，稍不留意，病痛就像藤蔓顽固地攀附勾缠了一棵本来就孱弱不堪的树木，倘若没有奋力抽枝长叶强壮自己，便很快被那些疯狂的藤蔓攻城略地。

年轻时，有病硬撑，总觉得医院是老年人的专属，视医院为禁地。到了中年，才发现，年轻时的倔强，使得旧疾沉痾在中年时开始千百倍地报复。不再逞强，只能步入曾经视为禁地的医院。到了医院，才发现，有病患的人是如此之多，比自己年老的自不必说，比自己年轻的病人也不少。便开始反省自己，讳疾忌医造成了多严重的后果。曾经以为自己病得厉害，到了医院，才发现有太多比自己更加可怜的人，心里不由充满同情悲悯之情，同时也宽慰自己的情况不算太糟糕，暗暗鼓励自己一定要有信心治疗。

从小怕打针，可是现在对着明晃晃的针头，居然可以目不斜视地盯着它缓缓刺进自己的体内，依然会痛，也依然会怕。但已视为必需之事，所以，平静接受。心里暗自庆幸：幸好，要承受的仅是针，而不是刀。只是做针灸时，插入体内的不只是一根针，少则几根，多则十几根。一扎，一捻，不仅痛，还酸，麻，胀，各种难受。儿时对针的恐惧又像海啸般铺天盖地袭来，却又得故作镇定，即使暗流涌动，却得表现得风平浪静。因为已是人到中年，一惊一乍的，颇失风度。偶尔实在忍不住呻吟一声，便引来邻床的侧目而视。有点羞赧。只好自我解嘲：我从小怕针。又问别人，你们都不怕吗？别人回答，怕呀，怎么不怕？可是没有办法呀。遇到同龄的病人，聊天时，发现大多数人数跟自己的境况一样，都是有病一忍再忍，一拖再拖，结果忍出了大问题，拖出了大毛病。于是都感慨着，有病千万不能拖。可是谁心里都知道，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的，这家中的顶梁柱不撑着怎么行？

一项项的检查，结果还未出来，一切都是未知数，于是，无数的小问号已似鱼钩一样牢牢钩住了脑细胞，无暇顾及其他事情，只能暗暗祈祷千万不要有问题，但这当然是奢望，因为已是有病前来就医。所以便祈祷千万不要有大问题，更不要节外生枝出现其他新问题。检查结果总算出来，或喜或忧，不过心里总算有底了。该保持的保持，该防的防，该治的治。不再任性，不再妄为。因为，已切身体会到“小洞不补，大洞吃苦”的道理。

都说，船到江心补漏迟。人到中年，犹如船行江心，即使补漏已迟，但补漏总胜过不补，对“漏”置之不理只会让船加速并提前下沉。于是，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希望这条破船修补后，还可以顺利行驶到人生彼岸。

残荷

曾剑青

夕阳光晖斜照，
黄晕的光，
涂抹古铜之箭，
折断乱如麻，
理不清，
枯枝与败叶交织，
使面容暗淡失色，
光华不再，
低垂的头颅纵然泪流满面，
只要清风吹过光阴隧道，
唤醒曾经的记忆，
六月的繁华与盎然，
便复活在秋的萧瑟中，
不曾叹息，
不曾哀怨，
只因生命的最后一笔，
在时空深处，
苍茫。

请为我归来吧

黄毅琳

期盼着 期盼着 这一次 你我相逢
曾记否 烟雨迷蒙的南山中 结伴同行
曾记否 皓月流星的西溪边 激扬文字
岁月的诗行 匆匆远逝
记忆的时空 历历再现
再现 你 飘然的长发
再现 你 轻盈的舞步
聆听 你 银铃的笑声
聆听 你 隽永的述怀
请为我归来吧 斟满的美酒为你尽情酣唱
请为我归来吧 怒放的鲜花为你倾心祝福